

青少版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 著名学者余秋雨教授鼎力推荐

战争与和平 (下)

ВОЙНА И МИР

[俄] 列夫·托尔斯泰 / 著
刘文飞 / 译

一部现实主义的、英雄史诗式的宏伟巨著。阅读本书最大的收获是学会尊重生命、追求和平。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青少年成长必读推荐
名家名译 双色插图
6元本
优质·低价

青少年版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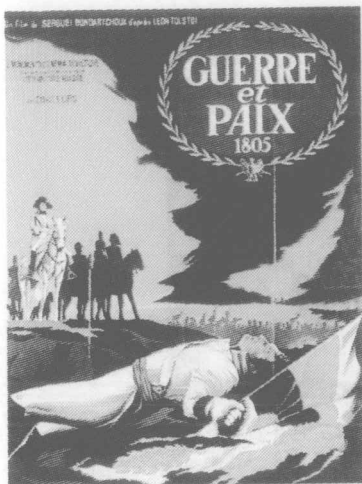
战争与和平(下)

名家名译插图本

[俄] 列夫·托尔斯泰 / 著 刘文飞 / 译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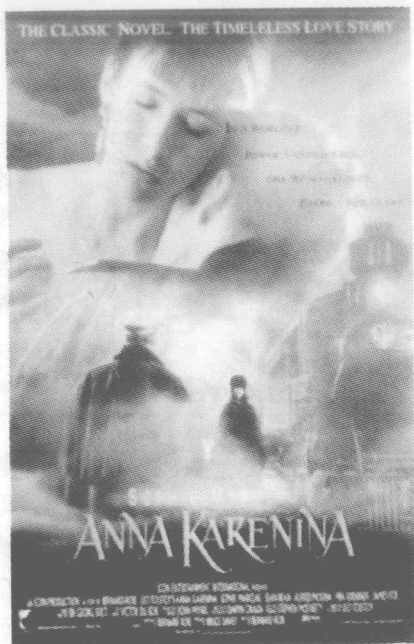


《战争与和平》电影海报及剧照

《战争与和平》作为一部史诗般的巨著，以宏大的战争场面和深度的历史挖掘成为众多电影导演所钟爱的题材，被多次搬上银幕，反响强烈，奥黛丽·赫本和梅尔·菲热都曾主演过由该小说改编的电影。图为塞尔格伊·邦达迪克于1967年导演的《战争与和平》的电影海报及剧照，该影片在1968年荣获第41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以及第26届金球奖最佳外国片奖。

《安娜·卡列尼娜》电影海报

安娜作为一个坚定的追求新生活、具有个性解放特点的贵族妇女形象，她的悲剧是她的性格与社会环境产生尖锐冲突的必然结果。卡列宁的伪善自私和漠不关心窒息了她的生命活力，然而在和伏伦斯基邂逅之后，她那沉睡的爱的激情和生命意识被唤醒了。此后，她身上流露出了一种纯真的、发自内心的对真正生活的殷切向往……直到最后受到致命打击而走上毁灭之路。作品曾五度被改编成电影，葛丽泰·嘉宝、费雯丽和苏菲·玛索都曾成功扮演过安娜的形象。图为美国华纳兄弟电影公司1997年出品、苏菲·玛索主演的《安娜·卡列尼娜》的电影海报。





1953年俄文版的《安娜·卡列尼娜》插图

在托尔斯泰的三部代表作中,《安娜·卡列尼娜》以其缜密、严谨的独特结构和出色的心理描写成为托尔斯泰在艺术表现方面最成功、最完整的一部,体现着托尔斯泰思想和艺术发展道路的过渡和转变,被认为是其代表作中的代表作。而安娜也成为世界文学史上至今尚未被超越的最美的女性形象之一。左图描绘了吉娣在舞会上察觉到安娜与伏伦斯基之间的微妙感情,右图描绘了列文与吉娣在照看由于雷雨而受到惊吓的婴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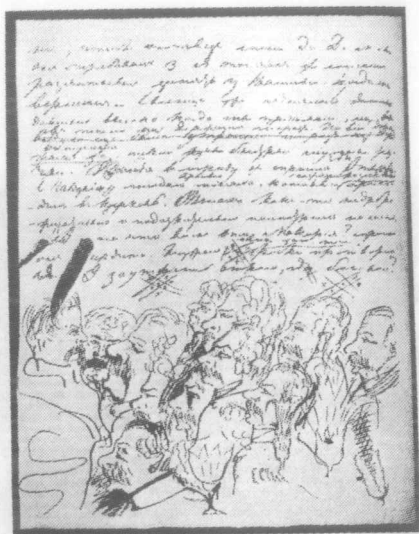


1949年俄文版的《复活》插图

《复活》创作于1889—1899年,在这10年的创作过程中,托尔斯泰六易其稿,不断地修改、扩大和深化主题思想,以批判的激情和鲜明的道德说教来提出重大的社会问题,表明作者的观点。

小说描写涅赫留多夫在法庭陪审时,发现被诬告杀人并被错判苦役刑的妓女,竟是他10年前诱奸过的侍女玛丝洛娃,于是他良心觉醒,开始悔罪,极力为她伸冤。上诉失败后,他又陪她去西伯利亚服刑。面对真心悔过的涅赫留多夫,玛丝洛娃深受感动,并原谅了他,从而使两人完成了精神上的和道德上的“复活”。图为玛丝洛娃在法庭上受审时的情形。

和其他主要作家相比,托尔斯泰的小说充满浓厚的自传色彩,但这无损于他丰富的想象力,事实上他实录于小说中的经历和观察所得的发现,通过透彻的心理分析和精心选择的细节,为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童年》(1852)、《少年》(1854)、《青年》(1857)是托尔斯泰的自传体小说,这组三部曲通过对贵族出身的尼古林卡的思想与感情变化的描写,揭示了一个青年人的成长及其周围环境的关系,反映出他努力寻找自己生活使命的过程。托尔斯泰把主人公逐步发现世界和认识自身的历史作为三部曲内在的结构线索,深刻而细致地展现了主人公感情和心理世界的千变万化,表现出道德探索和心理分析的创作倾向。



《青年》创作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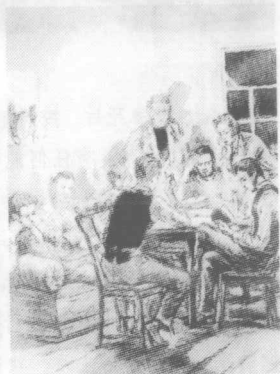
《童年》插图

此图描绘了“我”的姐姐在家庭教师的指点下练习钢琴,母亲在一旁倒水,却因心有所想而使水溢出的情形。



《少年》插图

此图描绘了“我”同卡努卡在乘车回莫斯科的路上交流感情的情形。



《青年》插图

此图描绘了考试在即,“我”和几个同学一块儿在祖欣家温习功课的情形。



托尔斯泰墓地

托尔斯泰死后，按照他的遗愿，被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森林里，墓上没有任何碑文，也没有任何能够证明托尔斯泰身份的标志建筑，然而这座墓却被奥地利著名小说家茨威格视为“世间最美的坟墓”。

由于观念的变化以及与妻子之间的财产纠纷，托尔斯泰忍无可忍，最终离家出走。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的离去一定会让你感到伤心，对此我向你道歉，请你理解并相信，除此之外我别无他法。……我现在要做的，是我这样年纪的老人所习惯做的事，离开世俗生活，独自宁静地聊度暮年……”由于连续地长途旅行，他不幸感染肺炎，最后在一个小车站旁病逝。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世上有千百万人在受苦，为什么你们只想到我一个？”

第四部

一

尼古拉·罗斯托夫在一八〇七年后继续在保罗格勒团中服役，他已接替捷尼索夫成为那个骑兵连的连长。他不想返回从前的生活，他觉得在军中才有平静和安宁。但是，在一八〇九年的春天，他接到了母亲的来信，母亲在信中说，如果尼古拉不回家，家里无人管理家业，那全部的家产都将被拍卖。

这封信感动了尼古拉，他决定回家。

尼古拉的归来，自然又在罗斯托夫家引起了一阵狂喜。但狂喜过后，尼古拉却有了一种奇怪的不满足感：早知道一切如故，又何必急着赶回来呢？然后，尼古拉就又过起了他从前习惯的家庭生活了。

只有娜塔莎的变化让尼古拉感到惊奇。娜塔莎向哥哥说了她与安德烈公爵的恋爱，并且给他看了安德烈公爵最近的来信。

娜塔莎说：“我爱过鲍(bào)里斯，爱过我的音乐老师和捷尼索夫，但这一次完全不同，我觉得宁静，坚决。我知道，没有比他更好的人了。我现在这么宁静、幸福，完全不像从前……”

哥哥看着妹妹，觉得很惊讶。他没有看到娜塔莎与安德烈公爵在一起时的情景，便对他们的爱情有了一些疑惑，似乎觉得这门亲事有点什么不妥当的地方。

“为什么要推迟呢，为什么不举行定婚礼呢？”他想。在和母亲谈到妹妹的婚事时，他发现母亲也怀有与他同样的疑虑。

回到家后，尼古拉必须立即去过问那些愚蠢的家事，母亲叫他回来正是为了这个。为了尽快地完成任务，在到家后的第三天，他就皱着眉头、气愤地到了管家米坚卡的住处，要查阅每一笔账目。但是“每一笔账目”究竟什么样子，尼古拉甚至比那位惊惶(huáng)失措的米坚卡知道得还要少。最终，掐着米坚卡的脖子把他揪了出来，一边用膝盖和脚踢他，一边

高声地叫喊：“滚！永远别让我看见你，你这个恶棍！”

第二天，老伯爵把儿子叫到一边，带着畏怯的笑容对他说：

“我知道，亲爱的，干吗要发火呢？米坚卡把一切都跟我说了。”

“爸爸，如果我对您做了不愉快的事情，请您原谅，我知道得比您少。”

老伯爵也发窘了。他觉得，他没有管理好妻子的庄园，对不起子女，但他不知道该如何纠正。

但是，在这之后，小伯爵就再也不过问任何家事了，他怀着极大的兴趣爱上了一件新东西——猎犬。

二

已经有些冬意了，兔子已经换了一半的毛，小狐狸开始出来走动，小狼已经比狗大了。这是最好的打猎季节。

九月十五日，尼古拉走到台阶上，看到驯犬师丹尼洛走了过来，他满脸皱纹，一头灰白的头发，脸上带有那种猎人才有的独立自主、蔑视一切的神情。

尼古拉吩咐丹尼洛套马、备狗，准备出猎。正在这时，娜塔莎和彼佳走了过来，要求同去。尼古拉说这次是去猎狼，建议娜塔莎别去。

“不，我要去，一定要去。”娜塔莎坚决地说，“丹尼洛，吩咐给我们备马，把我的猎犬也带上。”她对驯犬师说。

一个小时之后，猎队出发了，浩浩荡荡，猎犬总共有一百三十只，二十来个猎人骑在马上。

走了一俄里的路，这时，雾里又出现了五个带着猎犬的骑马人，为首的是一位胡子花白、精神矍铄（jué shuò）、相貌堂堂的老人。

这是罗斯托夫家一个不太富裕的远房亲戚，尼古拉与这位“伯伯”打了招呼之后，就把两家的狗合了群。尼古拉和伯伯并肩骑行，来到了选定的围猎场所。

罗斯托夫老伯爵也守在他指定的位置上，与身边的仆人说笑着。正在这时，他听到远处传来一阵犬吠声。伯爵和仆人骑马跑出林子，看到左边有一匹狼，这狼轻轻地摆动身子，悄悄地向他们刚刚待的地方跑过去。但老伯爵的动作太慢了，没有及时放出他的猎犬。

一群猎狗冲了过去，随后，丹尼洛那头栗色马出现了，他没戴帽子，身体前倾，蓬乱的白发贴在冒汗的红脸上。

“你把狼放走了……什么猎人！”他怀着由伯爵引起的愤怒，他鞭打着冒汗的马儿，跟着那些猎狗飞走了。伯爵像个受了责备的小学生，回过头想用笑脸博得仆人们的同情。但是，仆人们已经不在那里了。猎人们从两边包抄过去，想把狼截住，但没等他们合围，那匹狼已经消失在了森林里。

三

这时，尼古拉正守候在自己的位置上，根据声音判断，他知道受到猎犬和猎人追捕的猎物正在逃向他这个方向。他又向右边看了看，看见一只动物正越过无人的旷野向他跑来。

尼古拉立即放出猎犬，又策马猛追过去。这是一匹狡猾(jiǎo huá)、凶狠的老狼，它虽然受到了猎犬们的轮番攻击，虽然多处被咬伤，仍然顽强地向着树林的方向逃去。

一匹栗色马喘着气从尼古拉身边驰过，尼古拉这才看到丹尼洛，只见他从马背上一跃而下，趴在一群狼狗中间的狼背上，死命地揪着狼的两只耳朵。尼古拉想过去刺狼，可丹尼洛低声地说：“不用，我们把它的嘴捆上。”于是，他变换一个姿势，一只脚踏着狼的脖子，把一根木棍横在狼嘴里，用绳子捆紧，像是给狼戴上了一个嚼子，然后又绑上了它的四蹄，把捆作一团的狼来回滚了几滚。

人们带着喜悦和疲倦的神情，把那只被活捉的老狼放到马背上，回到了预定的集合地点。其他的猎犬抓到了五只小



狼。大家带着各自的猎物和故事聚集在一起，围着那匹老狼看。

老伯爵回家了。因为时间还早，尼古拉就领着猎队又到前面去了。远处出现一只狐狸，它在一群猎犬的追逐下被擒了。但在狐狸被擒地方，却聚集起许多人，原来，是邻村的地主伊拉金家的猎人和自家的猎人为争夺猎物发生了冲突。

事情是这样的，伊拉金家和罗斯托夫家发生了争端，正在打官司，他们家现在打猎的地方属于罗斯托夫家，他似乎是在有意挑起事端。尼古拉没见过伊拉金，但他听说过这个地主的强暴和专横，于是，尼古拉愤怒、激动地骑马冲了过去，手里攥(zhuàn)着鞭子，决心给自己的敌人好看。

还没绕过树林的角落，他已经看见一个肥胖的绅士骑着一匹漂亮的黑马迎面走了过来，他头戴獭(tǎ)皮帽，身后跟着两个仆人。尼古拉发现，这个伊拉金根本不是什么敌人，而是一个彬彬有礼的绅士，他走到尼古拉面前举起帽子致意，说他很抱歉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一定要惩罚那个抢别人狐狸的家奴，还提议和年轻的伯爵交个朋友，并请尼古拉等人到他家的地盘上去打猎，他说他家的一个山冈上有很多兔子。

在那片山冈上，他们竞争式地放出了各自的猎狗，去追逐一只野兔。他们的猎犬都很出众，但最终咬住兔子的，还是尼古拉伯伯的那只名叫鲁加伊的红毛公狗。

四

尼古拉和伊拉金告别后，接受了伯伯的邀请，决定顺道去伯伯家里做客。

伯伯把客人领进小客厅，然后就走了出去。彼佳立刻就倒在沙发上睡着了。

过了一会儿，伯伯穿一身俄罗斯式短衫、蓝裤和短靴，回到了客厅。不久，伯伯的女管家阿妮西娅·费奥多罗夫娜端着一个大盘子走了进来。她走到桌旁，放下盘子，把酒瓶和各种小吃和下酒菜摆到桌上。然后，她就走到一旁，面带微笑站在门口。桌上摆有多种果酒，还有蘑菇、烤饼、苹果、胡桃，后来，阿妮西娅·费奥多罗夫娜还端来了蜜饯(jiàn)、火腿和刚出炉的烤鸡。

这一切都出自阿妮西娅·费奥多罗夫娜之手，这一切散发出的

香味，都带有她的气息，这一切都与那多汁的、纯洁的、白皙(xī)的、令人愉快的笑容构成了呼应。

“您吃吧，伯爵小姐。”她说着，不停地给娜塔莎送上各种食品。

娜塔莎吃着这一切，觉得自己从未见过、品尝过这样的美食。阿妮西娅·费奥多罗夫娜出去了，尼古拉和伯伯在喝饭后的樱桃酒，在谈过去和未来的狩猎，在谈他们的猎狗。娜塔莎睁着明亮的眼睛，笔直地坐在沙发上听他们说话。她心里十分愉快，真怕家里的马车很快来接她回去。



突然，走廊里传来了三弦琴的声音，这是伯伯的车夫米季卡在弹琴。琴声悠扬，娜塔莎听得高兴极了。伯伯也来了兴致，叫人拿来六弦琴，自弹自唱起来。后来，伯伯站起身来。

“来呀，小侄女！”伯伯的一只手离开琴弦，向娜塔莎挥了一下。

娜塔莎扔下身上的披巾，跑到伯伯的面前，两手叉腰，抖动了一下肩膀，站住了，然后又露出了一个庄重、骄傲、狡黠(xiá)、快乐的笑容，起初，尼古拉和所有在场的人都有些担心，担心这个由法国家庭女教师培养出来的伯爵小姐做得不地道，但随着她露出的笑容，大家的担心全都没了，并一起欣赏起她来。

“好啊，伯爵小姐，好极了！”跳完舞后，伯伯高兴地笑着说道，“好样的，小侄女！该给你找个好女婿了，好极了！”

“已经找到了。”尼古拉笑着说。

“哦？”伯伯疑问地看着娜塔莎，惊讶地说。娜塔莎带着幸福的微笑，肯定地点了头。

十点钟之前，家里派来的马车到了。彼佳被抱进了马车，娜塔莎和尼古拉也坐进马车。伯伯把娜塔莎的外衣裹好，带着一种全新的亲切态度和

她道别。

“再见，亲爱的侄女！”他在黑暗中喊道，这声音已经不是娜塔莎先前所熟知的那种声音，而是那种用来唱俄罗斯民歌的声音。

五

罗斯托夫辞去了贵族代表的职位，因为这个职位要他花费的钱太多了，而他的家境却每况愈下，儿女们常常听到父母在悄悄地谈论变卖祖宅和田庄的事。当然，他家中仍住有多达二十人的食客，尼古拉所扩大的猎队也依然如故。生活习惯也和往常一样，若不是这样，伯爵和伯爵夫人便不认为是生活了。

家道中落，伯爵夫人一直在寻求解决办法，在她这看来，办法只有一个，就是给尼古拉找一个有钱的媳妇。为尼古拉选中的对象是朱丽·卡拉金娜，她的父母都是好人，罗斯托夫家的人在朱丽还小的时候就认识她，现在，由于朱丽的兄弟全都死去了，她已经成了一位富有的未婚姑娘。伯爵夫人直接给在莫斯科的朱丽的母亲写了一封信，向她提议两家结亲，对方给了令人满意的回答，说她本人是同意这门亲事的，但事情取决于女儿的意思。朱丽的母亲还邀请尼古拉到莫斯科去一趟。

母亲找机会把这个意思告诉了尼古拉，尼古拉明白母亲的想法，却感到十分困惑。

“是的，我也许爱的是一个穷姑娘，”尼古拉自言自语道，“怎么，我真的要为了财产而牺牲爱情和名誉吗？我娶索尼娅，一定会比娶朱丽这么个木偶更幸福。我不能强迫自己改变感情，”他想，“我爱索尼娅，我觉得我的感情比任何东西都更强烈，更高尚。”

尼古拉没有去莫斯科，伯爵夫人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母亲对索尼娅感到恼火，可这个顺从、坚定、善良的姑娘，又实在让人挑不出什么可以经常去指责她的理由。

娜塔莎接到安德烈公爵从罗马寄来的第四封信，信中说他伤口复发，不得不把归期推迟到来年年初。娜塔莎依然爱着未婚夫，依然因为拥有这份爱情而感到幸福，但她也开始有了忧愁的时候。她怜惜她自己，怜惜这白白流逝的时光。

罗斯托夫家不快活了。

六

圣诞节到了，罗斯托夫家照例举行了庆贺，但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热烈的氛围。在圣诞节第二天的午饭后，全家人都回到各自的房间里去了。这是一天里最无聊的时候。娜塔莎无所事事地徘徊在客厅中。

为了排遣无聊，她不停地支使仆人们做这做那，可是她仍然觉得无聊，她走进大厅，拿起吉他，躲在柜子后面的黑暗角落里，拨起琴弦，弹起她在彼得堡和安德烈公爵一起听过的歌剧中的乐句。

“他快点回来吧，我真怕他永远不回来了！最主要的是，我一天天变老了，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将来我就不会是现在的样子了。也许他今天就会到，马上就会到，也许他已经到了，正坐在客厅里呢，也许他昨天就到了，是我给忘记了。”她站起身来，放下吉他，到客厅去了。全家人已经和客人们坐在茶桌旁了。

她在桌边坐下，听着家人的谈话。她恐惧地感觉到，因为家人都还是老样子，她甚至对他们产生了厌恶感。

喝完午茶之后，尼古拉、索尼娅和娜塔莎走进起居室中他们最喜欢的角落，他们总是在这里开始他们最知心的谈话。今天的话题是童年，他们回忆起了童年中许多有趣的细节。

然后，他们回到客厅，加入了和伯爵夫人在一起的谈话。乐师季姆勒也在客厅中。几段关于哲学、关于永恒的谈话结束之后，伯爵夫人突然对娜塔莎说：

“现在轮到你了，给我们唱点什么吧。”

“妈妈！我一点也不想唱。”娜塔莎说着，但她还是站了起来。

尼古拉在钢琴旁坐下来，娜塔莎像往常一样，在大厅中央选了一个共鸣最好的位置，唱起了母亲最爱听的歌曲。

她说她不想唱歌，可她在这之前之后很久都没有像今天晚上唱得这样好。老伯爵正和米坚卡在书房里谈话，一听到娜塔莎的歌声，就默不作声了，米坚卡也在默默地听着，他面带微笑，站在伯爵的前面。尼古拉目不转睛地看着妹妹，和她同时吸气换气。索尼娅一边听着一边在想，她和她这位朋友之间的差距多么大啊，她无论如何也不具备一丁点儿她表妹这

样的魅力。老伯爵夫人坐在那里，面带幸福而又忧郁的微笑。她在想着娜塔莎，想着自己的青春时光，想着娜塔莎和安德烈公爵的婚事中那种有些不自然的、可怕的东西。

娜塔莎还没唱完，兴高采烈的十四岁的彼佳就跑进来喊道，参加化妆舞会的人来了。

客厅里举行了一场热闹的化妆舞会。半小时后，大厅里又出现了新的化妆舞者：一个穿着裙摆撑得鼓鼓的大裙子的老太婆，这是尼古拉，那个土耳其女人是彼佳，娜塔莎扮作一个骠骑（piào qí）兵，索尼娅用软木炭描黑了眉毛，化装成一个契尔克斯人。

舞会完了以后，年轻人觉得他们的服装那么漂亮，还应该到别处去表演一下。他们决定去梅柳科娃家。梅柳科娃是个寡妇，有大大小小几个孩子，也有男女家庭教师，她家离罗斯托夫家有四俄里路。

三辆马拉雪橇（qiāo）载着这些奇装异服、兴高采烈的人出发了。

七

梅柳科娃是一个身宽体胖、精力旺盛的女人，她穿着宽松的便服，戴着眼镜，被儿女们环绕着，正坐在客厅里。这时，大厅里涌进了骠骑兵、小姐、巫师，小丑和各色人等，客厅中顿时洋溢起欢喜的气氛。梅柳科娃家所有的小字辈也都完成了化装，加入到假面人群中来了。

梅柳科娃没摘眼镜，忍着笑，在假面人中走来走去，轮流端详着每个人的脸，她发现，她一个人也认不出来，她不仅认不出罗斯托夫和季姆勒，甚至连自己的女儿也不认识了。

人们狂欢了一个小时，梅柳科娃请客人们到客厅里用晚餐，吩咐在大厅里搞（kào）劳家奴。

吃饭时，有人提到，在谷仓里算命很准，但很可怕。索尼娅坚持要去试一试。人们把谷仓指给索尼娅看，并递给她一件皮外套，她将外套披上，站起身来，同时望了望站在她身边的尼古拉。

尼古拉觉得，直到今天，他才第一次充分认识了索尼娅。索尼娅今晚的确非常愉快、活泼、美丽，尼古拉从来没见过她这样。“这个姑娘多么可爱啊！”尼古拉想，“可是我直到现在究竟在想些什么啊！”

索尼娅起身向谷仓走去。随后，尼古拉也推说屋里太热，走了出来。

“我是傻瓜，一个傻瓜！我一直在等什么呢？”尼古拉想着，拐过墙角，向后门外那条通向谷仓的小道走去，他知道索尼娅会经过那里。

索尼娅裹着皮袄走了过来，在走到离尼古拉两步远的地方才看到他，她眼前的他，并不是她平时见到的、她有些怕他的那个人，他穿着女人的衣服，头发乱糟糟的，脸上带着幸福的、索尼娅从未见过的微笑。她赶紧跑到了他的身边。

“完全变了一个人，可还是原来的模样。”尼古拉望着那张被月光照得透亮的脸，心里想道。他把两只手插进她的皮袄，紧紧地搂着她，把她贴近自己，吻着她那画着小胡子、散发着木炭气味的嘴唇。索尼娅也吻着他，抽出两只纤(xiān)细的手，托着他的面颊。

八

归家途中，善于观察并发现情况的娜塔莎安排尼古拉和索尼娅坐在一辆雪橇上。尼古拉平稳地赶着车，不断地偷偷打量索尼娅的脸，寻找着过去和现在的索尼娅，他已经决定永远不再离开她了。

“索尼娅，你好吗？”他不时地问。

“好！”索尼娅回答，“你呢？”

尼古拉意识到，这个索尼娅将是他幸福的夫人。

回到家里，娜塔莎和索尼娅对母亲讲了她们在梅柳科娃家的事情，然后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在娜塔莎的桌子上，女仆昨天为算命而准备下的两面镜子还放在那里。

娜塔莎照了照镜子，却怎么也看不见女仆所说的那种理应出现的幻影。索尼娅也来看镜子，虽然她同样什么都没看见，却不愿让娜塔莎失望。

“是的，等一下，我……看见他了。”索尼娅不自觉地，她自己也不明白这里的“他”是指安德烈还是指尼古拉。

“他什么样？”

“他躺着很愉快。”

“哦，还有什么，索尼娅？”

“看不清了，有些蓝色和红色的东西……”

“索尼娅！他究竟什么时候回来？我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看见他啊！我的上帝！我真为他担心，也为我自己担心，为一切担心哪……”娜塔莎说，

她对索尼娅的安慰一言不发，在床上躺下，吹灭蜡烛，仍然久久地睁着双眼，一动也不动地躺在床上，望着凄冷的月光照进结霜的窗户。

九

圣诞节过后不久，尼古拉向母亲表明了他对索尼娅的爱情以及他要与索尼娅结婚的决心。伯爵夫人一言不发地听完儿子的话，然后对他说，他爱 and 谁结婚就和谁结婚，但不论是母亲还是父亲，都不会祝福他的这桩婚姻。尼古拉第一次感觉到了母亲对自己的不满，母亲表情冷淡，眼睛不看儿子，让人去叫伯爵，伯爵来了，伯爵夫人原想当着尼古拉的面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丈夫，但她却气恼得哭了起来，于是只好走出去。老伯爵开始犹犹豫豫地劝尼古拉放弃和索尼娅结婚的打算，可尼古拉说他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于是父亲叹了一口气，不再言语，就去伯爵夫人那里了。

父母不再和儿子谈论这个问题，但是过了些日子，伯爵夫人把索尼娅叫过来，责备侄女忘恩负义，勾引了她的儿子。索尼娅默不作声，垂着眼睛听着伯爵夫人的训斥，她不明白伯爵夫人究竟要她怎么样。尼古拉了解到索尼娅的窘境，就去向母亲解释，他恳求母亲原谅他和索尼娅，并且同意他们结婚，他还威胁母亲，如果索尼娅受到虐待，他就会马上和她秘密结婚。

母亲态度的冷酷，是尼古拉从未看到过的，她回答说，他已经长大成人，可以随心所欲，但是她永远也不会承认这个女阴谋家是她的儿媳妇。一听到“女阴谋家”这个字眼，尼古拉就暴跳起来，扯着嗓门对母亲说，他从来没有想到母亲会逼着自己出卖感情，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就……他没来得及说完这句话，因为娜塔莎面色苍白、表情严肃地冲了进来，刚才她一直躲在门外偷听。

娜塔莎阻止了母亲和儿子之间一场决裂性的谈话，并调解出了这样的结果：尼古拉获得了母亲的保证，索尼娅不会受到任何虐待；他自己也作了保证，决不瞒着父母做任何事情。

尼古拉决定返回部队，处理完军队里的事情后就退伍归家，娶索尼娅为妻。于是，他在一月回了部队。尼古拉走后，罗斯托夫家更加惨淡了。伯爵夫人因为情绪不佳而病倒了。家境越来越差，老伯爵不得不去莫斯科，出卖他在莫斯科的房产和莫斯科郊外的庄园。

娜塔莎一天比一天激动不安，变得越来越不耐烦。她不断接到安德烈公爵的来信，但那些信却让她感到恼火，她生活在对他一心一意的思念之中，而他却过着正常的生活，游览着他感兴趣的新地方，结识一些新的人士，一想到这些，她就觉得屈辱。他的信写得越是有趣，她就越是气恼。她给他写信，可这不仅不是一种慰藉（wèi jiè），反而成为了一种虚假、乏味的义务。她不善于写信，她写给他的信千篇一律，连她自己都不太看重。一月末，生病的伯爵夫人留在乡间，老伯爵带着娜塔莎和索尼娅去了莫斯科。

第五部

一

安德烈公爵和娜塔莎的订婚，导师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去世，在这两个几乎同时接到的消息之后，彼埃尔觉得，以前那种生活的全部魅力突然消失了。他开始疏远会友，开始去俱乐部喝酒。最后，他去了莫斯科，过起一个退职的高级侍从的生活。

七年前，在他刚刚从国外回来时，如果有人对他说，他没有必要再寻找什么、筹划什么了，他的路线早已确定，永远地确定了，无论他如何挣扎也难以改变现状，听了这样的话，他会感到多么的可怕啊。他不会相信这样的话！他不是曾经渴望在俄国建立共和国、做拿破仑、做哲学家、做战略家和打败拿破仑的征服者吗？他不是看到过改造堕落的人类、使自己得到最高完善的可能性吗？他不是设立过医院和学校、解放了自己的农奴吗？可是替代这一切的是，他如今成了一个不忠实的妻子之有钱的丈夫，一位退休的高级侍从，一个爱好吃喝的俱乐部成员，一个莫斯科交际场上受到大家喜爱的人。一想到他如今的角色正是七年前自己所鄙视的，他心里便感到很是不安。

彼埃尔不像从前那样常常对生活产生失望、忧郁和憎恨之情，但从前那种剧烈发作的病态却被他驱赶进了内心，并且始终在他身上。“人生有什么目的？为什么活着？世界为什么被创造成这个样子？”他每天数次地问